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五十八回 史將軍隴右失機 宰少女途中得勝

話說三人走了幾日，行至中途，只聽過往人傳說，史逸業已被難。隨即趨行。這日來到小瀛洲山下，天色已晚，三人止步，意欲覓店歇宿。眾家將道：「這座大山，周圍數百里，向無人煙。裡面強盜最多；豺狼虎豹，無所不有，每每出來傷人。因此山下並無人家，必須再走一二□里有歇處。」文其道：「此處既有強盜，倒要會他一會，且替客商除害也是好事。」文蔚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我們且去望望，這些強盜，從未見過，究竟是何模樣？」承志聽了，不覺發急道：「二位賢弟：你看天色業已黃昏，不但山路崎嶇，難以上去；即使上去遇見強盜，你又何能見他模樣？莫若日後隴右回來，起個絕早，再去看罷。此時駱家兄弟存亡未卜，二位仗義而來，自應趨路，豈可在此耽擱？素日我在山南海北，見的強盜最多，你要問他面目以及名色，我都深知；且隨我來，等我慢慢細講。」於是攜了二人，一齊舉步。

文蔚道：「請教兄長：世間強盜是何面目？共有幾等名色？」

承志道：「若論面目，他們面上莫不塗抹黑煙，把本來面目久已失了，你卻從何看起？惟有冷眼看他，或者略得其神。」文蔚道：「請教怎樣看法？」

承志道：「你只看他一經有錢有勢，他就百般驕傲；及至無錢無勢，他就各種諂媚。滿面雖然含笑，心中卻懷不良；滿嘴雖係甜言，胸中卻藏歹意。諸如此類，雖未得其皮毛，也就略見一斑了。其中最易辨的，就只那雙賊眼：因他見錢眼紅，所以易辨。」

文蔚道：「請教名色呢？」承志道：「若論名色，有殺人放火的強盜，有圖財害命的強盜。」文其道：「只得這幾種麼？」承志聽了，隨口答道：「豈止這幾種！有不敬天地的強盜，有不尊君上的強盜，有藐視神明的強盜，有毀謗聖賢的強盜，有忘了祖先的強盜，有不孝父母的強盜，有欺兄滅嫂的強盜，有逆長犯上的強盜，有誣罔正人的強盜，有欺壓良善的強盜，有凌辱孤寡的強盜，有挾制貧窮的強盜，有損人利己的強盜，有口是心非的強盜，有謠言惑眾的強盜，有惡口咒人的強盜，有負義忘恩的強盜，有嫌貧愛富的強盜，有不安本分的強盜，有無事生非的強盜，有作踐廟宇的強盜，有污穢字紙的強盜，有輕棄五穀的強盜，有荼毒生靈的強盜，有暗箭傷人的強盜，有借刀殺人的強盜，有造言害人的強盜，有設計坑人的強盜，有淫人妻女的強盜，有誘人子弟的強盜，有離人骨肉的強盜，有間人弟兄的強盜，有破人婚姻的強盜，有引人嫖賭的強盜，有謀人財產的強盜，有奪人事業的強盜，有壞人名節的強盜，有陷人不義的強盜，有唆人興訟的強盜，有唆人不和的強盜，有說人閨閣的強盜，有說人是非的強盜，……諸如此類，一時何能說得許多。只顧閑談，下知不覺離了小瀛洲已有二三□里。且喜前面已有人家，我們趁早投宿，以便明早趨路。」上前覓店安歇。

不一日，趕到隴右。細細打聽，原來史逸被武九思大兵掩殺，及至退到大關，城池已陷，只得遠逃。現在武九思在此鎮守。三人即到各處探聽駱承志下落，毫無影響。這日又在街上偵探，遇一老者，問起駱公子消息。那老者輕輕說道：「你們問的莫非就是賓王之子駱大郎麼？」文蔚見他不敢高聲，即到跟前附耳道：「我們問的正是此人，求老翁指教。」老者聽了，也在文蔚耳邊輕輕說了幾句。文蔚聽罷，不覺喊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又何必輕輕細語？真真混鬧！」那老者見他喊叫，慌忙跑開。文其埋怨道：「二哥只管慢慢盤問，為何大驚小怪把他嚇走？剛才他說駱哥哥現在何處？」文蔚道：「你道他說甚麼？他道：『你問駱公子麼？』我說『正是。』他道：『你們問他怎麼？』我說：『我要問他下落。』他道：『原來你要問他下落。我實對你說罷：我只曉得他是欽命要犯，至於下落，我卻不知。』」余承志道：「這個老兒說來說去，原來也同我們一樣。文蔚道：「誰知我低聲下氣，恭恭敬敬，卻去吃他一個冷悶。」文其搔首道：「杳無消息，這卻怎處？此番辛苦，豈不用在空地？」

三人一連又找數日，也是枉然。只得商議，且回淮南。走了幾日，出了隴右邊界。這日又到小瀛洲山下。文蔚、文其正想上山望望，忽見有員小將帶著一伙強人圍著一個女子在那裡戰鬥，戰了多時，那小將看著抵擋不住。

余承志道：「遠遠望去，那個少年宛似駱家兄弟。可惜不能問話，這卻怎好？」

文蔚道：「我們何不助他一臂之力？」文其道：「既是駱家兄弟，承志哥哥且去同他答話，我們與這女子迎敵。」即同文蔚身邊各取利刃，迎了上去，大聲喊道：「女子休得逞強！我二人來了！」登時鬥在一處。

余承志叫道：「那位可是駱家兄弟麼？」駱承志聽了，撇了女將，把余承志上下打量，雖多年未見，究竟面貌相似，因大聲問道：「尊駕莫非徐家哥哥？因何到此？」余承志慌忙上前，把面投血書，「今同文蔚、文其來此探聽賢弟消息」的話，略略說了幾句。因問道：「賢弟到此幾年？為何與這女子爭鬥？」

駱承志道：「此話提起甚長。我們把這女子殺了，慢慢再講。」各舉利刃，一齊上前。那女子雖然武藝高強，那裡敵得四員小將，看看刀法散亂，力怯難支。忽聽遠遠有員小將喊道：「駱家哥哥並諸位壯士休要動手，莫把我的小姨子傷害！我史述來了！」駱承志連忙跳出圈子叫道：「史家兄弟：此話怎講？」史述道：「兄長且請三位壯士暫停貴手，小弟慢慢講這緣故。」眾人聽的明白，只得住手退後。

女子叫道：「原來是史述表兄！為何卻在此處？」駱承志道：「既是親眷，此非說話之地，且請上山，慢慢再講。」大家一齊上山。

走了多時，進了山寨，女子往後寨去了。駱承志指著史述向余承志道：「此即史伯伯之子，名叫史述。當日兄弟自軍前分手，逃到隴右，見了史伯伯，呈了血書，蒙史伯伯收留，改為洛姓，命跟教師學習諸般武藝，至今□有餘年。史伯伯久欲起兵保主上復位，因常觀天象，武后氣數正旺，唐家國運未轉，耽擱多年。這幾年，武后氣運日見消敗，紫微垣已吐光芒。昨因武后回光反照，氣運已衰，正好一舉成功；不料起兵未久，竟致全軍覆沒。史伯伯不知逃奔何處。小弟同史家兄弟蒙史伯伯派在後隊接應，因大事已去，只得帶了本隊一千人馬逃至此山。山上向有數百強人，聚集多年；他見我們弟兄驍勇，情願歸降。我們正在『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』，見他如此，因此暫在此山權且避難。不想今日得遇三位仁兄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不知史家兄弟與這女子是何親眷？」

史述道：「剛才兄長與這女子戰鬥，小弟即將他的車輛人口搶擄上山，意欲拷問為何來探行藏；誰知卻是小弟舅母，又是小弟岳母。」洛承志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史述道：「小弟舅母姓辛名宗，與年曾任隴右都督，久已去世；寄居西蜀。舅母申氏，膝下兩個表妹：一名辛銀蟾，一名辛玉蟾。那銀蟾即家君自幼弟所聘者。剛才那員女將，就是玉蟾。因考才女一事，同了母親，姊姊並兩個姨表姊妹，一名閔蘭蓀，一名畢全貞，回籍赴試，從此路過。我玉蟾表妹素日最孝，他恐山上藏有虎豹驚嚇老母，前來探路；那知我們只當他有意來探行藏，與他爭鬥。若非問明，幾乎誤事。這三位兄長尊姓大名？從何到此？」洛承志將三人名姓來意說了。史述這才明白，深贊三人義氣。洛承志再三拜謝，隨命下人大排筵宴。

宰氏姊妹即同母親別了史述，帶著蘭蓀、全貞應試去了。忽有小卒來報：武九思家眷不日從此經過。史述同洛承志聽了，當時議要去報仇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